

东山娘仔唱歌册

——从女性角度解读东山歌册的社会文化意义

游明元

摘要：东山歌册是闽南东山岛特定地域文化的载体。从女性角度解读东山歌册的社会文化意义，有其独特的价值。一方面，东山歌册的演唱者多为女性，女性群体在这一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中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；另一方面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东山歌册在女性的一生中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甚至在死后，也以把歌册文本作为陪葬品为荣。

关键词：歌册 女性 传承

作为一门民间艺术，东山歌册是闽南东山岛特定地域文化的载体。除了具有审美意义之外，歌册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。而从女性角度解读东山歌册的社会文化意义，有其独特的价值。一方面，东山歌册的演唱者多为女性，女性群体在这一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中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使得这一艺术样式和女性的关系相对于其他民间艺术而言更为密切；另一方面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在东山歌册的发展传承的过程中，其对一个女性从出生到长大出嫁，到为人妻、为人母的整个一生中，都起了很大的作用，甚至在死后，也以把文本作为陪葬品为荣。可以说，对于旧时的东山女性而言，歌册扮演着“教科书”、“偶像剧”、“陪嫁品”、“自述诗”的多重社会功能。

一、教科书：从识字到明理

在社会信息闭塞的旧时代中，东山女子通过听歌册了解社会、认识历史、增长知识，东



山普通劳动妇女对于美与丑、爱与恨、善与恶、忠与奸以及对历史概念的粗浅诠释和窥见，并不是来自学堂，而是来自东山歌册。不少妇女不仅能够知道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些英雄人物，甚至还能讲叙片断的历史故事。有的还借助东山歌册学会了识字，许多老艺人不识字，不会讲普通话，却能手捧歌册，把一本本故事唱得完完整整且韵味儿十足。这也说明歌册是东山女子旧时代的生活教科书，学习文化知识的课本。这也是为什么东山当地会把东山歌册的文本实物作为陪嫁，而女方也常常以文本数量的多为荣耀，因为，文本数量的多寡在某种意义上是新娘接受教育深浅的象征。因此，歌册在当地也被称为“女书”。

歌册中的公案题材，成为了女子建立“是非观”的参照。其中包公、海瑞等清官形象尤其深入人心。《龙图公案阴阳判》《包公出世》《万花楼（审郭槐）》《秦世美》《扫纱窗明珠记》等多部歌册，都出现包公形象。歌册中的包公是一位铁面无私，公正廉明，不畏强权，大义凛然，执法如山的清官。他勇于犯颜直谏，不怕丢乌纱帽。他不仅为民请命，昭雪众多的冤假错案，还敢于与皇帝身边的奸恶朝官作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揭露其罪行，贵戚宦官无不惮畏。包公斩宦官头目郭槐，集中体现他平冤狱、抑豪强、秉公执法的大无畏精神。歌册对清官包公的热烈赞颂，反映了市民对官僚贵族弱肉强食的痛恨和对皇权的大胆反抗。

难得的是，歌册的内容并非一味遵循传统，还会随着时代价值观而推陈出新。目前尚存的唱本除了历史上遗存下来的，还有当代“推陈出新”重新进行整理的新歌册，比如1956年整理的《红珊瑚》、《思乡曲》、《渔家女》、《织网歌》、《李双双》等，现代演唱的歌册有反映渔区新面貌、渔民生产生活大变化的《织网歌》，有歌唱海岛自然景观的《东山十八景》，有歌颂新面貌的《美丽的东山岛》，这些歌册唱本有一个共同点是渔家女的“音乐专集”。

歌册作为教科书自然也带有其明显的时代局限，最为突出的便是大量“三从四德”等妇女道德规范的内容。对女性的封建道德教化，其本质是封建社会伦理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“集体无意识”的行为。只是这些唱本由于年代久远，特别是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，都已经遗失了，但从老艺人的回忆和口述中也可以寻到些蛛丝马迹。

二、偶像剧：一边织网，一边憧憬诗和远方

明朝，东山乡贤黄道周曾说：“吾乡海滨邹鲁，劳夫荡桨，渔妇织网，皆能咏唱歌诗。”我们无以考证当年石斋先生所听到的“歌诗”与如今流传于东山岛的“歌册”有何异同，然而，“铜山娘仔会唱歌”，确是东山悠久的传统。

对于被传统礼教禁锢的女性而言，歌册中的故事为她们提供了一个“梦想”的空间，歌中的才子佳人也是她们钦慕的“偶像”。一边织网，一边听歌册中的美好的爱情故事；于是

生活就不仅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歌册对于旧时的妇女而言，扮演着如今“偶像剧”的社会功能。

上年纪的东山人描述演唱歌册场景有一段形象的文字：“大家不分老幼辈分，妯娌、婆媳、姑嫂、姐妹，你提着网桶，我带上苧麻，三五成群，围坐一起，一边织网，一边捻线，聆听她们推举的歌手演唱——这时候的铜山城里确实是城内城外灯火阑珊，到处可见歌册场，到处一片歌册声……”《东山县志》记载：铜山历来不分老嫗、少妇，都喜欢唱歌册，部分男人也爱唱。唱歌册的地点有庭院厅堂、街头巷尾或小广场。一人唱，众人围着听，或边织渔网边听，有时唱到三更半夜。人们称“铜山娘仔能唱歌”。清末民国初期，“东山歌册”逐渐从城关传到农村。^①

对于旧时的女子而言，最吸引人的故事主题无疑是“爱情”。市民文学以婚姻、爱情为主题的数量很多，歌册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的也占很大的比重，接近三分之一的作品是反映男女爱情的。一本本歌册中凄美缠绵的爱情、鲜活生动的历史、神秘动人的传说深深地打动着她们，像甘露一样滋润着东山妇女们那贫瘠的精神园地。从不同歌册在说唱爱情、婚姻问题上的题材、倾向、观念、情绪、角度等方面，表现其繁杂多元。赞美挣脱封建包办婚姻的锁链，为真正的爱情而勇敢抗争的叛逆性格。歌册以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为主题而较为典型的有《陈三五娘》《荔镜记》《苏六娘》《海门案》等。

当然，很多歌册不是单纯写爱情纠葛，而是以爱情为线索或起因，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宫廷、忠奸较量、惩恶扬善、争权夺利、篡位夺权、平番御寇等等一系列的斗争。而在非婚姻爱情主题的歌册中，却也穿插了很多男女爱情的内容。所以有些人评价说，歌册尽是写才子佳人的婚姻爱情。

三、陪嫁品：歌册与女子的民俗地位

在东山的当地文献记载中，旧时东山人视会唱歌册为体面之事，以歌册作陪嫁，岛上的女儿在出嫁时常以歌册作嫁妆，并攀比拥有歌册的数量。

“清代和民国时期，有的家庭嫁女以新歌册为嫁妆，如歌手许甘出嫁时，亲友赠送歌册六十多部，雇人挑送，显示新娘是个唱歌能手。”^②袁艺珍是东山有名的歌册手，年轻的时候就非常会唱歌册，她那优美的嗓音和落落大方的演唱风格，迷倒了远近的农民、渔民，甚至包括她的未婚夫，大家都喜欢跑到她家听她唱歌册，据说，结婚之后，按照东山当地的

① 《东山县志》，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。

② 《东山县志》，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。



婚俗，新娘子要在夫家为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献上一曲歌册，袁艺珍一亮开嗓子，照样是音震四座，迷倒众人。传统的东山婚嫁习俗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：新婚第二天早上，新娘要“出厅”给公婆敬甜茶，公婆以红包还礼。此时，唱歌册的水平就能显示新娘修养的高低，形成了新娘厅堂唱歌册的风俗。

从传唱主体、传唱空间、传承方式、传唱题材四个方面来分析歌册的女性化色彩和东山娘仔的味道，可以知道歌册是东山娘仔学习、生活、娱乐、休闲的精神乐园，成为女性化的东山民间文化形态，因而被称为“闺中文学”。从这也体现出歌册与东山女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，歌册影响了东山女性的生命发展史；东山女性的个体生命发展影响和见证了歌册的兴衰。

四、自述诗：一部可以唱出来的女性自传

东山岛的铜钵村有一个更为被今天的人们熟知的名字“寡妇村”。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，不少书籍都有介绍。1946年6月，国民党一部分残兵进驻东山，并在同年抓壮丁强行送往金门、台湾。整个东山岛在1949年至1950年5月11日，被迫去台的同胞共有3945人，铜钵村是东山县抓壮丁最多的村庄，1950年5月10日，国民党部队突然包围铜钵村，以查户口为名，强行掳走147名壮丁，其中，已婚者91人，遭此浩劫，从此，这个村庄有了一个苦难的名字——“寡妇村”。如今“寡妇村”已经成了一个旅游村，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记住这段历史，当地政府专门组织修建了东山县“寡妇村”展览馆，馆里展览的大量图片、文字资料以及实物信息，为人们形象地再现了那个历史时刻，展现了东山女人那份博大宽厚的情怀、对感情亲情的那份执著和无私的守护。

“在等待亲人归来的漫漫长夜里，这些苦命的东山妇女们聚在一起，一边织着渔网，一边以古老的歌册调吟唱着一支支悲怆的相思曲，抒发着心中的思念与哀怨……‘门前海水平波波，哪知人间有银河，多少年来断七夕，何日鹊桥接阿哥……’”^① 戽水，是旧时农业灌溉不发达状态下产生的一种简单的灌溉方法，“寡妇村”历史上缺水，使得这种劳动方式十分普遍。当戽水的夫妻两人达到一定默契时，可以一边戽水一边聊天、说笑。但人去成单，“寡妇村”的女人无奈之中将之改造成了单人戽桶，用一根扁担来代替丈夫。可是这不会动、不能说的扁担又怎能代替得了丈夫呢？这首歌册《戽水谣》就很好地反映了她们渴望团聚的心情：

扁担无力好相帮 阿妹戽水真艰难，

^① 《寡妇村》，孙用奇、许九编，九州图书出版社，1998年1月版式。

四肢无力脚手软 婴仔田坎哭呛呛。
看着扁担想着翁 夫妻庠水像鸳鸯，
庠好阿哥寻田去 阿妹落潭捡石蛤。
阿哥被抓去台湾 阿妹庠水无人帮，
唔知何日阿哥返 夫妻双双来护田。

这些淳朴、善良的东山女人就这样用自编的歌册驱走心中的寂寞，倾诉无限的相思，以惊人的耐力和毅力一直苦苦地等待丈夫的归来，而且，这一等就是38年，从青春风华一直等到满头白发。同样地，远在台湾的丈夫也是通过歌册寄托对妻子的情思。返乡探亲的台胞每当听到歌册声，就会想起妻子唱歌册时的音容笑貌。

歌册之所以在东山女人之间传唱了三百多年，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因素——曲调简单固定，歌词通俗，故事性强以外，主要是因为，它作为一个民间本土曲艺，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旧时妇女的生活之中，成为她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她们伴着歌册长大、嫁人，通过歌册来打开通往外界的大门。很多东山妇女唱了一辈子歌册，在临终之前往往还嘱咐家人将其心爱的歌册随她一起入葬。歌册在东山女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可见一斑。

如今，旧时代一去不返，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，她们无论是在教育和生活方面都享受和男人们相同的待遇。另外，随着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文艺活动的愈加丰富，歌册相应地也失去了它往日的作用而正逐步走向衰落。唱歌册的活动主要是一些老年妇女自娱或他娱的工具，但是，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文化艺术遗产，它对旧时一代代东山妇女的生活产生的影响将永久地载入史册。

长久以来，我们一直在思索：东山歌册，如何在流传中保持一种活跃的“生命力”？

东山歌册传人谢溪添曾创作《寡妇村里的歌》，为了了解新创作的歌册与传统歌册的关联性，我们曾经做了一个实验：将歌册送给铜钵村的一位老人，请她试着演唱。尽管老人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词句，对于个别文字亦不熟悉，但看过几行之后，她便自然而然的按着歌册的调子缓缓哼唱起来。老人的音色很难说上是优美，但却可以听出其中饱含着深情。唱到“兵灾一刀骨肉离，满腹苦衷难提起……”一句时，我们看见老人的眼眶开始一点点的湿润了。对于我们而言，寡妇村的故事也许还是有点久远的历史。而对于眼前这位老人而言，她此时所吟唱的恰恰是她真实而坎坷的人生。

我们意识到：这很可能是东山的女人，第一次在用这种自己最熟悉的旋律，吟唱自己所经历的故事。东山的女人曾经在老歌册中了解王侯将相、才子佳人；又在新歌册中赞叹家乡美景，文明新风。但她们却极少极少有这样的机会，歌唱自己。从这个角度思考，谢兄的这本《寡妇村里的歌》无疑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一部大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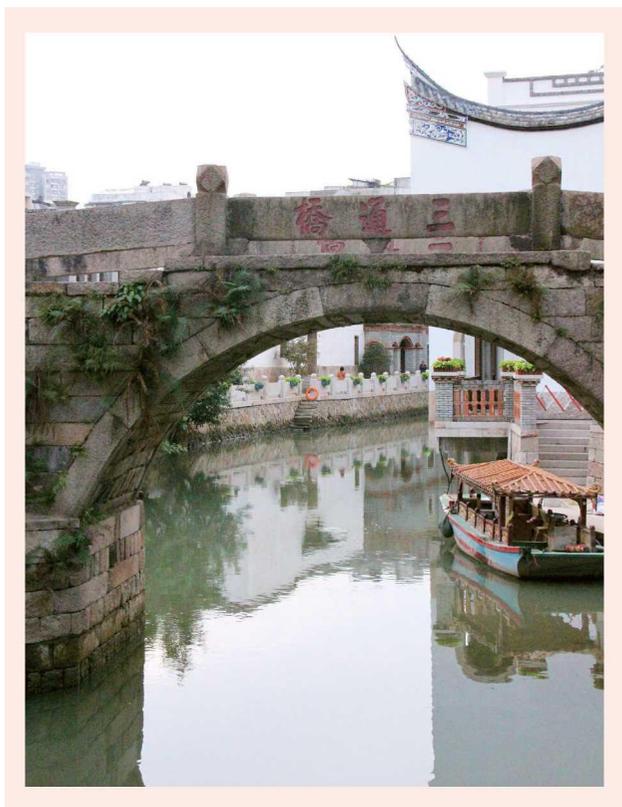
那些在老人梦中，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的情景，化作歌册中一句又一句生动感人的倾诉。



甚至让我这个局外人也为之动容。这种摄人心魄的力量，便来源于一个字——“真”。明人冯梦龙在《山歌序》中写道：“但有假诗文，无假山歌。”何谓是“真”？如此不经修饰的吟唱便是“真”，如此无法抑制的情感便是“真”，如此“自己唱自己”的表达便是“真”。

我们认为：其实歌中的“真”，源于一种对“人”的尊重；“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其实并不是非物质的。”它同样也具有“物质”的载体。承载着这些文化基因的，是一种特殊的物质——“人”。人与人的代代相传，口口相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殊的保护方式。长久来看，而只有真正打动人，感染人的作品，才是可以长期被传唱的作品。而《寡妇村里的歌》所吟唱的寡妇村的女人，并不是通天彻地的女英雄，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圣人。她们是你我的祖母，是你我的妈妈，她们就在你我身边，平凡而伟大的生活。这样的描写无疑是更加打动人心的。

等到那些历史的见证者都离我们远去之时，这部《寡妇村里的歌》是否也会成为“渐渐远去的歌”呢？我们对这部《寡妇村里的歌》信心满怀。相信：她既然可以感动此时的你我，同样也可以感动未来的人们。多年之后，《寡妇村里的歌》会化作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，向将来的年轻人们一遍遍的讲述那远去的故事。



台江内河航运重要集散地三通桥。三通桥建于1806年（清嘉庆十一年），桥长36.7米，宽3.1米，花岗石二墩三门拱桥。桥栏石板有“嘉庆丙寅年仲秋吉旦造”题刻。

（图片由麻健敏提供）



歌册古本《五虎平西珍珠旗》（清朝晚期潮州大街四进士亭脚李万利藏版）。2006年，福建东山歌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（图片由游明元提供）